

城色

谭风华◎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谭风华◎著

城色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色 / 谭风华著.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193-0297-9

I. ①城… II. ①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9896 号

责任编辑: 潘 昊

封面设计: 朝圣设计·阿正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3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297-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5263836

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
一个男人青春的最后记忆

这本书的书名，原想取名《帝京景物纪略》，后来没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明崇祯八年（1635年），居京文人刘侗、于奕正曾合著刊行一本叫《帝京景物略》的书，一字之差，怕有人错把这本书当成北京潘家园的“假古董”购买，让人贻笑大方或后悔，生出不必要的愤恨；二是担心有人因这多少有点暧昧的书名，错当成北京旅游指南之类的一本风景名胜方志书籍购买，按图索骥，影响别人的游兴。所以在出版社编辑的再三建议和劝说下，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居然夜里也没睡安稳，犹豫再三，最后取了《城·色》这个书名。因《城·色》这本书中内容大概总发生在北京这座现代城市，又关涉青春的一些思考和琐事罢了，并没有触及政治和历史等重大敏感问题。

《城·色》里的这组文章，共71篇。陆续完成于10年前。当时我是有出版“野心”的，雄心勃勃，却一事无成。如今真的要出版发行，便找出我于2007年10月11日写下的一篇小文《关于〈帝京景物纪略〉》抄录如下，以示纪念：

《帝京景物纪略》第一篇文章《湖广会馆》写于2004年7月19日的北京，那时我已到北京两年半有余。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要写一个完整的系列的“大志”，只是写写玩，写到哪算哪。有时，我相信写作源于游戏，并不需处处“文以载道”，板着面孔说话。

没“大志”，并不是谦虚的说法，一则对人生抱着随遇而安的认识，

二则那时候确实还没有很明确的写作目的，也没有很完整的构思。并且当时雄心勃勃倒是准备完成一个《水浸的牵牛花》的系列童年回忆性散文。但《帝京景物纪略》写着写着，倒把《水浸的牵牛花》搁置了。但我一直对自己能否完成《帝京景物纪略》表示怀疑和担忧，从小到大，老干些没什么名堂的半拉子事情，虎头蛇尾。

直到2006年1月10日，紧赶慢赶，赶在春节我与妻回江苏常州办婚礼前，把《帝京景物纪略》最后一篇《长城》写完，我才长舒一口气，大有武侠小说中侠客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意味。当时我还在网上欣喜地对网友杨红蕾说：“2006年1月10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确实担心婚后再无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个系列了。这个系列虽没最后定型，至少拉通了，回头再细改改就行。

《帝京景物纪略》边写边发在网上，而首发，我都是在贵州E友网上，最早是发在“白蚁书巢”，后改发在“豆棚杂说”，多得此网站的网友的鼓励和支持。我是边改边发，边发边改。然后又分成4辑，打印了寄给贵阳的邵胜利先生，又多得邵先生的指点和校正，不吝指出错误、纰漏、不确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曹植诗云：“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需多。”我常想，人生得一友，足矣。

《帝京景物纪略》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创作上的冒险，我不自量力地希望是创作，而非简单地写作——重复前人的劳动，而毫无创新之处。所以在写的过程中，也常常感到有力不从心的地方。《帝京景物纪略》中的事和人在现实中确有其影子。但仍有人说《帝京景物纪略》像小说，或者说是散文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散文。确实，这个系列的每篇文章都是散文化的写法，而整个系列文章采取的是“散点结构”（长篇小说创作中结构是极其关键的），整体来看，又像一篇大散文，至于能否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却需要朋友来评说。

而对于我来说，似乎完成就是一种成功。时间过去一年多了，我仍然反复在修改，前些日子总算在网上也发全了，其实我内心并无什么成功的喜悦，却有一点点完成一项事情的轻松。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话：“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所以，我以为我写《城·色》时，是寂寞的，是“不干净的”，而且当时是衷心而且比较急迫地愿意把这本书献给我新婚的妻子和未来的孩子的。

我是在2002年初，从贵阳拖着一大箱子并不值多少钱的书，从贵阳乘火车，平生第一次抵达北京这座城市的，三十出头，用孔子的话，是“而立之年”，但事实上，当年很是糊涂。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里说他在三十几岁那个年纪在坐牢，“六十才立”。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能“立”，能不能“立”，是有其个人的特点和机缘的，不能一概而论，并非都可以与孔圣人比较的。我是在2005年9月8日正式登记结婚的，当时已满35岁，属于晚婚。2007年1月16日，第一个孩子在北京海淀出生，属于晚育。从踏入北京这座城市的第一天，到结婚，我常在周末闲逛北京。即使在京城发生“非典”期间，我也一直待在北京。“非典”应该算是意外的突发事件，很多人都已淡忘，但“非典”却改变和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和命运轨迹。

为了能够出版这本小书，我一直想抽时间对《城·色》做进一步细致地修润，但每每翻开，犹豫再三，终于还是作罢。自己安慰自己，《城·色》即便不成熟、不完美，终是一段时光的记忆。人生因不成熟、不完美而丰富，而让人留恋。

《城·色》的71篇文章，既可以单独阅读，也可以连通合并起来阅读，篇篇是散文写法，整本书又可作为一个长篇的散文来读，总体结构是“散点”的。篇中的人物，或真或假，在现实中都有对应，但人名都不是人物在现实中的本名，借用的都是网名、外号或临时取的假名，所以似乎又有点小说的味道。可以说，《城·色》总算是我当年的一点试验和探索。当时比现在年轻，心也大。

谭风华

2017年3月28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001
湖广会馆	001
白塔寺	007
太庙	011
天坛	015
莲花池	022
卢沟桥	027
徐悲鸿纪念馆	031
钟楼	036
陶然亭	041
玉渊潭	045
北京动物园	051
社稷坛	055
景山	059
海怡府	065
报国寺	068
北京大学	073
北海	077
世纪坛	082

清华大学	086
颐和园	090
瑞王坟	094
大观园	098
丹柿小院	102
德胜门	106
中国人民大学	112
法海寺	117
银锭桥	122
香山	128
万寿寺	134
西客站	138
正阳门	143
东岳庙	147
大钟寺	152
辽金城垣博物馆	158
红螺寺	161
大栅栏	166
田义墓	171
中国现代文学馆	175
慈善寺塔	179
五塔寺	183
潘家园	187
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	193
茅盾故居	195
牛街礼拜寺	200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203
智化寺	209

京东大峡谷	215
北京展览馆	219
先农坛	224
三里屯	229
鲁迅博物馆	233
皇史宬	240
月坛	245
紫竹院	249
中国美术馆	253
白云观	259
日坛	268
南堂	275
中国紫檀博物馆	280
天宁寺	285
植物园	290
潭柘寺与戒台寺	295
炎黄艺术馆	300
八大处	306
法源寺	311
地坛	316
古观象台与天文馆	321
国子监	326
恭王府	333
雍和宫	338
长城	344

湖广会馆

一觉醒来，发现窗外下着小雨，又出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种天气在北京很少见。北京不像湖南，也不似江南其他地方，“桑拿”天多，似乎往空气里随便一抓，就是一把湿漉漉的水分。北京是干燥的，干燥得我有时甚至觉得，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具躺在床上的木乃伊。

其实我骨子里对雨，天然地存在一种迷恋和依恋。雨对于我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天气，而是一种心境，一种不易明说的感觉，一种罗曼蒂克，一种可以欣赏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得找一个女子陪我逛北京城。我给小鱼儿去了一个电话，说没事儿，想带她玩玩。此小鱼儿非彼小鱼儿，这个小鱼儿是个女孩儿，不是古龙武侠小说《绝代双骄》里的那个精灵古怪。

小鱼儿接电话时，正被她母亲训，说她怎么还不嫁人？整日待在家里，费水费电，还增肥。小鱼儿正郁闷，所以我的电话正是时候，是及时雨。小鱼儿答应了。小鱼儿是北京良乡人，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女孩，在陕西西安上的大学，学的是医药。小鱼儿银盆脸，大眼睛，爱哭也爱笑，一脸的小雀斑，眉宇间有一股子灵秀气。说是女友吧，小鱼儿却不承认。我笑笑，不敢强求，多又是有缘无分的女子。

我俩去逛湖广会馆时，主要是因为它位于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不远也不近。而我作为一名湖南人，来到这里倒生出格外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感情色彩。到虎坊桥，一进湖广会馆的门，我马上惊叹其建筑之华美，文化积淀之厚重。湖广建省，大概始于元代。明洪武九年，分置湖广、广东、广

西三布政使司，“湖广”随即专指两湖之地。清康熙三年，分置湖南省和湖北省，唯两湖总督还有“湖广总督”的称谓。

所谓会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各省、市（县）驻京办事处或联络处，据说现在京的各类办事处有 3000 多家，不知是真是假。但会馆的内涵和外延似乎更大，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外出和远行往往生离死别，会馆兼有“家”和“故土”的概念。所以会馆往往与名人联系在一块儿，如清光绪年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住在南海会馆，谭嗣同住在浏阳会馆。浏阳会馆在菜市口附近，离法源寺也不远，我有些奇怪，像谭嗣同似的湖南人何不住湖广会馆呢？也许谭嗣同是浏阳人的缘故吧。什么人住什么会馆可能还有另外的渊源和其他的联系。1922 年湘西“乡下人”沈从文独闯北京时，是免费住在酉西会馆，也许多因湘西王陈渠珍的缘故吧。

湖广会馆其实就是旧时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主要用于同乡寄寓或岁时聚会、祭祀等活动。清朝嘉庆十二年由湖南长沙籍京官刘云房、李秉和等人倡建，至今已近 200 年历史，是目前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也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所以很有些看头，值得玩味。

湖广会馆的风水奇异，原是一座私宅，虽然规模较小，但却陆陆续续住过历史上的许多名人。湖广会馆的乡贤祠前原有一口井，叫子午井，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载：“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也许因这井的缘故，据说此地最早是明权臣张居正的私宅，据民国《子午井淘井竣工序》里提到的，清朝名士徐乾学、岳钟琪、张惟寅、纪晓岚、刘权之、王杰、叶继雯等都曾在此生活。其中张惟寅是张之洞的爷爷。我和小鱼儿在湖广会馆里东游西荡，却始终没找到这眼奇特井的遗址，也许始终是心不在焉，倒错过了。这倒给下次重游湖广会馆留下一个借口和理由。道光十年两湖人士集资又对会馆进行重修，升其殿宇，建筑戏楼，添设穿廊。道光二十九年又置亭榭等，总面积约 4700 多平方米。馆内有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畹堂等，最终才形成了湖广会馆今天的格局。

会馆前院有戏台一座，后台10间，前台北、东、西三面均有看楼，上下共40间，中有广场，可容千人。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都到这里演过戏。戏楼舞台原为方形开放式，台沿有矮栏，坐南朝北，台前为露天平地，后来才改成现在的室内戏楼，三面各有两层看楼，可容纳近千人。清朝时，名流学士常在这里宴会唱酬，成为宣南一胜地。两湖旅京人士，更是定时在此聚会、礼神和祭祀乡贤。对于京剧，外国人似乎很喜欢，对此我充满谨慎的怀疑，也许只是京剧的形式和内容满足他们猎奇的需要。中国人中间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对事物的好恶情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周作人和鲁迅两兄弟的性格、境遇差异很大，但似乎都对京剧没有什么好感，但老舍、汪曾祺等却对京剧似乎又情有独钟，研究颇深。我和小鱼儿来到湖广会馆，这里正有票友聚会。戏台上有票友表演，台下喧哗，好是热闹。若要看戏，也不贵，10元钱买杯茶，坐在台下，就可以泡一天。

湖广会馆的后院有乡贤祠，后来又在乡贤祠上加盖了文昌阁，成为一处二层的楼房。北京市戏曲博物馆就设在楼里，主体陈列为“北京戏曲史略展”，以翔实珍贵的戏曲文献、文物、图片和音像资料展示了以京、昆艺术为主的北京戏曲发展史。其中如京剧名家王瑶卿、梅兰芳的拜师图，武生泰斗杨小楼演出用的戏装等为馆藏珍品。可惜我和小鱼儿都不懂国粹京剧，稍有认识，是读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后，但也只是点到为止，不明就里。

庙小神灵，地偏名大。湖广会馆成为北京南城一重要文化圣地，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近200年的历史中还见证过许多重要事件。如：同治九年，曾国藩在这里办过六十大寿；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美军曾以这里为司令部；民国元年春，财政部印刷局工人在这聚会，一部分人参加了“印刷同业进化会”；民国元年5月7日，北京统一党人在这里开会欢迎章太炎；民国元年8月18日，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在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民国5年，梁启超在这里讲过宪法纲领。

1912年孙中山抵京后，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第一次是在8月25日上午10时，在京旧同盟会员在这里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说。第二次是在8月25日下午13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

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政党合并，在这里举行国民党成立大会。第三次是在8月30日，北京学界约3000人在这里召开孙中山的欢迎会。第四次是在9月4日下午，共和党人在这里召开欢迎会。第五次是在9月15日，即孙中山离开北京的前两日，到这里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欢迎会。可见，孙中山与湖广会馆有缘，缘分这个东西不好说，也不好说清。其次，可能是因为那时候革命人士多集中为南方人，特别是湖广人士居多，“灭秦者楚也”的缘故，所以才把湖广会馆确定为活动和聚会的中心。

小鱼儿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儿，总的来说有点心不在焉。小鱼儿说：“你应该带一老人来才好？！”我只是笑笑，不作声。小鱼儿有点轻微神经质，却是一个好女孩，但却也不属于我。好东西不一定要占有，就像莲花池里含苞待放的荷花。小鱼儿个子不高也不低，身上有肉，眼神清澈，爱笑，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不知是真是假？这年头，纯情也是可以“制造”的。小鱼儿做些事说些话有时让人费解，琢磨不透，指东打西，思维是跳跃着的，像在做诗，但她又不是诗人。小鱼儿是个有趣的人，我对远在贵阳的朋友一鹤悠然介绍说：“小鱼儿并不漂亮，但这世上有趣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小鱼儿的说话，经常闪烁其词，词不达意，起初我以为是她的一种表述方式，后来才知道她另有隐情。她有时介绍我去听某某人唱的某首歌，歌词里也许另有深意，也许没有，有时我听了云里雾里，却不明就里——这是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做一个“有故事的人”，事后有时却让人哭笑不得，这让我想到画家杨君的一幅同题人物水墨画。例如，有一次她让我听齐豫唱的《飞鸟与鱼》：

我是鱼，你是飞鸟
要不是你一次失速流离
要不是我一次张望关注
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
你勇敢，我宿命
你是一只可以四处栖息的鸟

我是一尾早已没了体温的鱼
蓝的天，蓝的海
难为了难为了我和你
什么天地啊！四季啊！昼夜啊！
什么海天一色、地狱天堂、暮鼓晨钟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
睡不着的夜晚
醒不来的早晨
春天的花如何得知秋天的果
今天的不堪如何原谅昨日的昏盲
飞鸟如何去爱
怎么会爱上水里的鱼

泰戈尔说：“青草寻找地上的伴侣，树枝寻找天空的寂寞。”我从网上回复说，请小鱼儿听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的主题歌 *Shape of My Heart*，听布瑟·列农演唱的《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听得她云里雾里。

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往往并不起眼的人和并不起眼的地方都深藏了不得的历史背景和渊源，都是不可小视和怠慢的。而我本又是一个湖南人，住的地方离虎坊桥又不很远。老早就听朋友萝卜推荐湖广会馆，一直想来，却延迟到现在才一睹风采。萝卜是我同事，南京大学毕业，学历史的，喜欢旅游，逛了北京不少好地方。我能带着小鱼儿来看看，也算了一心愿。

“回去我为此行会写一篇游记，如何？把你也写在里面。”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小鱼儿说，我说话常让女孩儿感到飘忽，有点捉摸不透的感觉。

“老青蛙，你行吗？这地方有意思吗？”小鱼儿深表怀疑。

“湖广会馆这个地方不一定有意思，但人有意思啊。湖广会馆因有意思的你和我来了，本来没什么意思的，现在不是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吗？”我脑子里马上闪过王阳明“与花同寂”的哲学命题来，但不想跟小鱼儿讲这个故事，怕把她的脑子弄糊涂了。

“那有什么好写的呢？”

“我把这作为第一篇，然后陆续写出一个系列来，写我到北京后，几年来认识的一些女子和发生的一些故事，题目就叫《京城泡妞记》——有机会我把我认识的一些姐姐妹妹们介绍给你认识，好吗？”

“我不见。再说，我不喜欢‘泡妞’这个词。”

小鱼儿以为我开玩笑，并不当真。当我真的把文章写出来，并挂在互联网上时，她吓了一跳。

湖广会馆确是一个好去处。希望今后还能再去。

2004年7月19日星期一于北京

白塔寺

我跟小鱼儿打电话，希望小鱼儿能像上周一样，她母亲在骂她。但没有，她说天热，不想出来。其实不是天热不热的原因，实质上还是我在她心目中，缺乏魅力。我有些失望地挂了电话。

接着，我给月儿打了电话，希望她有空。月儿声音很冷淡，我跟小王八讨论过这个问题，月儿其实是个好姑娘，只是有时太功利，要车要房，有点懒，是个冷美人。月儿说，她在加班。我无可奈何。

然后，我仍不气馁，事不过三嘛，给馨打了电话。

馨在电话里说：“还在睡觉。”

我说：“什么时候了，还睡？别睡了，陪我逛北京城吧。”

馨说：“不想动，你现在是不是很郁闷？”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也太善解人意了！我星期五晚上陪别人出去玩，掉了500元钱，你说郁不郁闷……出来玩吧？”

馨想了一下，我感觉她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那我们10点半在白塔寺门口见？你没去过白塔寺吧？反正白塔寺离你住的地也近！”我说。我从心底里生出一丝歉疚之意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馨，为什么不第一个就给她打电话呢？馨是一个有着忧郁病史的女子，也很聪明。不知是因聪明而忧郁呢，还是因忧郁而聪明。

白塔寺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周边有鲁迅博物馆、程砚秋故居、胜利电影院，离梅兰芳纪念馆也不是很远。白塔寺其实不叫这个名，只因白塔太有名了，俗称盖过了正名，这就像贵州凯里的大阁山上的魁星阁约定俗成被人叫成“大阁”。游完白塔寺，我们又到报子胡同去寻程砚秋故居，可是